



一些夏黄待收时 冉创昌

芒种：陇头收麦 陌上栽秋

□ 杨天福

小满过后，大地的气息就慢慢沉稳下来。褪去春日轻灵的嫩，生出了落地扎根的厚。风掠过田畴，不再是温柔拂人的软糯，而是裹挟着庄稼的温热，沉沉地压在阡陌之上。四时行至芒种，夏天才算真正落了地，不再是浅尝辄止的初夏，而是烟火滚烫、农事繁密的仲夏。

二十四节气里，芒种是格外贴近烟火，亦懂人间辛苦的一个。别的节气多有风雅描摹，或咏花月，或叹清宁，唯独芒种，字字皆是泥土本色。所谓“芒”，是夏麦抽芒，穗熟待收；所谓“种”，是秋禾可栽，沃土待耕。一收一播，一枯一荣，短短半月光阴，承接春的落幕，开启秋的伏笔，把岁月更迭的道理，藏在了寻常田垄之间。

入了芒种，世间风物尽数褪去玲珑秀气。街巷花瓣落尽，庭前草木葱茏，层层绿荫叠着层层荫凉，绿得浓郁、绿得厚重。晨昏的风有了分明的暑意，白日渐渐悠长，暮色迟迟不落。林间的莺啼逐渐稀疏，细碎的蝉鸣从早到晚萦绕山野，不疾不徐，一点点织满整个盛夏的喧嚣，天地间处处都是鲜活又热烈的夏意。

古人观天地细微变化，将芒种半月分为三候，万物依时而动，有序有律，藏着自然纯粹的节律。

一候螳螂生。暮春蛰伏在枯枝草间的螳螂，被渐盛的暑气悄然唤醒，壳破虫出。新生的小螳螂通体嫩绿，身形纤细，顺着枝叶缓缓攀爬，穿梭在浓荫绿草之间。它们

趁着夏日草木繁茂、虫豸肆意生长，静默繁衍，微小却坚韧，为燥热夏日添了一抹新生的灵动。

二候鸣鸠鸣。伯劳鸟最先感知夏的气息，挣脱沉寂，立于枝头婉转啼鸣。鸣声清亮利落，不似春鸟软糯婉转，穿透绵绵梅雨与田间风声，清越悠长，像是天地对人间殷殷叮嘱：时不待人，耕耘当时。

三候反舌无声。春日里最善鸣唱、能摹百鸟之声的反舌鸟，至此敛声静默，隐于层层浓荫之中，不再啾啾争鸣。有声有寂，有动有静，万物顺时而变，不争先、不逾矩，这是天地运行的法则。散落乡野的节气谚语，没有笔墨雕琢，皆是祖辈经年躬耕山野，从风霜雨雪、丰歉起落中总结的真知，字字朴实，句句落地，道尽芒种本真。

“芒种忙，麦上场”，六字道尽芒种的核心。夏收、夏种、夏管三事并行，首尾相衔、层层堆叠，把夏日时光填得满满当当。白日光阴短促不够劳作，乡间便常见灯火夜忙的光景。农人从不怨忙碌，田间烟火繁盛，手脚不停，便是岁岁安稳、仓廪可期的好征兆。

“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”，是土地恪守的时序规矩，也是农人谨记的生存信条。四时有序，农时有度，春日误种尚可补救，芒种一过，天时地气尽数更迭，再播新种，便赶不上秋熟时序，只能空余荒田，错失一季。所有收获，皆需恰逢其时的耕耘。

乡间还流传着“芒种端午前，点火夜种田”的老话。倘若芒种节气落在端午之前，

整个仲夏的农事便愈发紧迫繁重。白日昼夜连作仍显仓促，乡民便点灯秉烛，夜以继日耕耘。老辈人总望着天象念叨：人勤不如地近，赶时不如赶节，顺应天时，方能岁岁丰盈。流传千年的芒种传说，皆贴合民生烟火，温柔质朴，藏着世人对土地、对时序的敬畏与感恩。

最深入人心的，便是神农定芒种的古老故事。上古先民耕作无序，不识四时、不辨农时，播种耕耘全凭臆测，往往春迟秋晚，终岁劳作却颗粒无收，常年困于饥寒。神农氏心怀万民，踏遍山河阡陌，观日月轮转、察寒暑更迭，甄别五谷习性、区分土地物性，终定农耕时序，立芒种节气。告知世人，此时麦芒成熟、应收敛归仓，水田丰润、宜栽秋禾，顺天时而耕，方得衣食无忧。

自此，人间农耕有序、岁岁有收。后世百姓每逢芒种新麦初熟，便取新粮磨面简祭，不事铺张、不求奢华，唯以赤诚之心，感恩天地滋养、先辈庇佑，祈愿风调雨顺、四季安康。

另一则温柔雅致的，是芒种饯花神的民间轶闻。三春芳华，自惊蛰次第绽放，绵延至小满，桃花嫣然，海棠绰约、榴花灼灼，装点人间数月春光。至芒种，春花归尽，群芳零落，人间芳华彻底落幕。

古人惜花亦惜时。为感念一春繁花相伴，民间便兴起饯花神之俗。闺中女子、乡间稚童，剪彩为绸、织彩为幡，系于枝头，缀于花丛。彩绸随风轻扬，落落温柔，以此送别花神，敬谢春色，亦默默期许来年春风归

序、繁花重逢。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儿女芒种葬花、饯花寄情的场景，便是这一古俗的极致写照，让忙碌烟火的芒种，多了几分清雅绵长的诗意。

饯花神，是芒种最清雅温柔的习俗。无喧嚣礼乐，无盛大仪式，只剩人间纯粹的惜时之心。花落春归，不必怅然唏嘘，坦然送别春日芳华，接纳时序更迭。古人的浪漫从不在华丽辞藻，而在敬畏万物、善待光阴、珍惜眼前每一寸美好。

岁月流转，诸多芒种民俗扎根乡土、代代沿袭，融于日常烟火，让繁忙的仲夏时节，多了仪式的温柔与岁月的温情。

顺应天时食苦味，是芒种沿袭下来的养生智慧。仲夏湿热交织，暑气渐盛，人易心烦躁乏力，积燥蕴湿。乡间百姓深谙顺时养生之道，不贪肥甘厚味，专食田间新生的苦菜、苦瓜、嫩莲，食材清淡微苦，入口回甘绵长。跟着时节饮食，顺着日月作息，不刻意、不强求，便是人间安稳的度日良方。

穿行在芒种的乡野阡陌，最打动人的不是山水盛景，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躬身土地、默默耕耘的模样。

朝踏晨露，暮伴晚风，日出而作，日落不息。春的守望、春的期盼，在这个热烈的仲夏，兑现为沉甸甸的收成。清晨的奔波、正午的汗淋、黄昏的坚守，收获的是过往一载的深耕付出，栽种的是来日

一秋

的丰盈期许。

没有凭空

成熟的麦穗，没有

无故繁茂的青苗，所

有光鲜丰盈，皆源于

日积月累的深耕与付出。

四时轮转从不停歇，夏时耕耘

恰逢其时。不负当下，方能不

负来日。

芒种的深意，藏在

一收一种的坚

守里，藏在顺时而为的通透里，藏在烟

火人间踏实的生活里。春尽花落，自有青

果新生；四时更迭，自有岁月回甘。愿我们

读懂芒种的四时之道，于烟火中踏实耕耘，

于时序流转中稳步前行。不辜负每一寸光

阴，深耕当下，静待花开，终让所有耕耘皆

有回响，所有奔赴皆可抵达。

多彩梯田景观如画 梁云霞

歌谣中的黄河意象

□ 闫晶 张丽华

黄河不仅塑造了甘肃的自然地貌，也深深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。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，甘肃民歌中保存了丰富的黄河书写传统。仅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·甘肃卷》收录的民歌中，涉及黄河意象的作品便有十余首。

黄河在诗、史、地方志与民族叙事的历史流转中，成为不断被重新书写的文化符号。在花儿中，黄河是人们抒发情感的地理坐标；在劳动号子中，黄河是船工奋力驾驭的雄浑激流；而在当代民谣中，黄河已升华为情感符号。对甘肃人而言，黄河早已超越地理范畴，内化为融入生活、劳作与情感世界的文化根脉。

花儿中的黄河：日常生活的抒情表达

在被誉为“大西北之魂”的花儿中，黄河往往并非直接歌咏的对象，而是情

感投射的空间背景。歌者不直接歌颂黄河，而是借用黄河的水势、景观，来起兴表达情感或者人生处境。

河湟花儿的代表曲目《上去高山望平川》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特征：

上去个高山望平川，平川里有一朵牡丹，看去时容易摘去时难，摘不到手里是枉然。

这首歌唱助大河流域真实的地貌特征来表现情感——歌者登上山巅俯瞰，感受到了“高山”与“平川”的巨大落差，起兴对心上人“牡丹”的渴慕，又通过地理特征来表达爱情的可贵，黄河在此被想象成情感阻隔的隐形载体。

《尕妹是天上的白鸽子》把黄河直接书写成了空间坐标。这首属“短调子”的花儿，结构紧凑，节奏鲜明，歌词中“左面的黄河右面的崖”，对黄河的想象方式是白描式的空间定位，黄河与石崖形成的险峻环境，凸显出乡土情感的坚韧与纯粹。歌词中“雪白的鸽子……扑噜噜噜噜噜地飞”，爱情被具象成“雪白的鸽子”挣脱“左面黄河右面石崖”的险峻，形成了一种极具生命张力的视觉意象。

《远看黄河一条线》则进一步将黄河转化为抒情语言。歌词精准捕捉了黄河由远及近的视觉转换：“远看个黄河是一条线，近看个黄河是金盏花儿开；远看个尕妹是藏金莲，近看个尕妹是金盏花儿开。”“远看黄河/近看黄河”与“远看尕妹/近看尕妹”的歌词通过平行

对偶与起兴手法，以黄河之美衬托尕妹之美，景与人同构同美。黄河由远及近从“一条线”变成“金盏花盛开”，尕妹也从模糊的轮廓变成眼前娇艳的牡丹。

在此，花儿中的黄河已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部分，并在长期传唱中转化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。

号子中的黄河：与河流的力量对峙

如果说花儿中的黄河承担着抒情功能，那么劳动号子中的黄河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。黄河劳动号子诞生于劳动场景，是产生并服务于劳动、以协调动作为核心功能的民间歌曲。黄河桀骜不驯的自然力量，催生了船工号子的铿锵律动，甘肃民歌中保留了大量以黄河劳作情境为主题的船工号子与筏子调，这类民歌最突出的特征，是把大自然视为一种可以较量甚至掌控的力量。

电影《黄河飞渡》插曲《浪尖上要划子》便改编自传统船工号子，歌词写道：“黄河上渡过了一辈子，浪尖上要划子哩。双手摇起了浆杆子，好像是天空里的鹞子。”在西北方言中，“耍”意味着游戏和玩耍。而歌词中的“耍”字，是把黄河比喻为一个可以与之较量甚至展示智慧的竞技场。“好像是天空里的鹞子”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想象，船工不再是被浪涛裹挟的弱者，而是可以凭借长期劳动经验对河流有所掌控的强者。

在更为婉转的黄河小调里，黄河褪去激流险滩的磅礴凶险，化作当地人赖以参照的“时序节律”。在《冻冰》的歌词里，“正月里冻冰立呀春消，二月里鱼子水呀上飘”，歌谣借河流冰消水涨的自然变化，提示百姓顺应时节安排生产生活，黄河在这里成为沿岸居民

生活经验的承载。

当代民谣中的黄河：流动的文化记忆

在野孩子乐队的《黄河谣》中，“黄河的水不停地流，流过了家，流过了兰州，远方的亲人啊，听我唱支黄河谣……月亮照在铁桥上，我就对着黄河唱。”歌词中，黄河水不停地流，人也不停地流动，但不管怎么流动，黄河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，黄河因此也成为维系故乡记忆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。“月亮照在铁桥上”这个标识性的画面，更是将黄河视为一个具体的视觉符号，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当代民谣歌手张尕怂的创作，则是将“黄河”想象成了一个有情感的生命体。在《没有黄河我活不下去》的歌词中，“清涼涼的黄河呀不见个鱼娃，哗啦啦的眼泪流下”，黄河不再是永恒的自然力量，而是一条会变化的河。这条河会因为思念“哗啦啦的眼泪往下流”，歌中反复吟唱的“没有它我也活不下”，直白地表达了对黄河的生存依赖。人与黄河之间不再只是感恩与依赖，而形成了一种彼此牵连的情感关系。

当代民谣中的黄河，已经从“眼前之河”转化为“记忆中的黄河”。黄河不仅象征故乡，也是不少人心承载地域文化和寄托精神原乡的情感符号。

民歌中的黄河意象，并非单纯的自然景观描绘，而是社会生活经验的文化沉淀。从花儿中的寄情山水，到号子中的人与浪搏击，再到当代民谣中承载的乡土记忆与身份认同……在不同的民歌题材中，黄河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，是一条奔涌在歌声、记忆与情感中的文化长河。

荟萃



黄河之滨 田溪